

街上的行人披着亮光，来去匆匆。
各种车灯闪着刺眼的光线四处照射……

万种理由

分手
HANS ZHONG

李玉平 著

今夜谁陪我入眠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万种理由

分手

李玉平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种理由/李玉平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387-1872-9

I. 万…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846 号

万种理由

作 者:李玉平

责任编辑:焦 瑛

责任校对:焦 瑛

装帧设计:龙龙书装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2.2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872-9/I·1763

定 价:49.00 元(一、二部)(单册:24.50 元)

我在创作初期，是以写短篇小说起家的，并想创造属于自己的荒诞流派。我的处女作就是一篇荒诞小说。后来又转为写报告文学，而且还获得多次奖项。然后又又在报纸上发表社会纪实类文学，那时到处采访、聚会，雄心勃勃。曾和文友们一起狂热地喊叫着福建的东来文学是属于咱们的，那是一种平和而晋久的激情。当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才逐渐趋于宁静，因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毕竟需要许多精力和时间，需要生活的积累和创作的准备，这使我深刻感到一个作家要甘于寂寞，才能出作品。但斗磨一箭，未必每个人都能成功，既时成功了也是暂时的，努力和追求才是永恒的。我选择了长篇创作并选择了寂寞，白纸黑墨伴我入梦，孤灯独影陪我熬夜。

序

“用心写”而不是“用手写”

陈存诚

人们常说，言为心声。意思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表达的是他的“心语”。人们又说：文如其人。意思是：一个人的德行可以从他的文章里窥探出“端倪”来。

按照我的定义，“用手写”的人，只不过是低级的“写手”、“写匠”，用时髦的叫法就是“写作机器”，他们的作品当然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短命文学”了。而“用心写”的人，因是用他的全部心血来孕育和培植作品的，故拥有旺盛和久远的生命力。

001

李玉平是属于“用心写”的这类作家的。

读了李玉平的多部长篇小说后，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用心写”而不是“用手写”的，泼洒在稿纸上的是炽热的心血，而不是冷漠的墨汁，因而都能达到情真意切和撼人心魄的境界，都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深究之，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缘于他是一个能正确对待人生，正确对待友人的“性情中人”。

他对我说过，他的“处世箴言”是：老老实实做人，认真真作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二十多年来，他在文学创作的这块沃壤上默默耕耘和播种，

辛劳的汗水终于迎来了硕果累累的金色秋天。

眼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故事是围绕穷困潦倒的文人叶文西，以卖艺为生的音乐人许亚光，电台文艺处长白天，漂亮的电台女主持人吴玉苗，“风尘女子”汪云白和“良家妇女”唐小丽这“三男三女”的“多角恋情”展开的。书中既有纯真的爱，浪漫的情，也有赤裸裸的“权钱”和“肉欲”的肮脏交易；既描写了心灵与肉体的碰撞，精神与物质的错位，也刻画了情感与生命的可贵，字里行间折射出现代都市人感情生活的浓郁气息和最新画面。

我不是文艺理论家，我不想对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妄加评议。但我要坦率地承认，这本书以其奇特曲折的故事和深浓的情感，强烈地打动了我的心灵了，让我“爱不释手”。

几个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场上，演绎出一个个令人惊诧不已的爱情故事，这使我油然想起西方著名性学家弗洛伊德说过的那句名言：“人类每隔15分钟就会想到一次性。”是的，正因为“性事”与人们的“饮食”、“穿衣”、“睡眠”等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并驾齐驱，缺一不可，因而，古今中外的许多作家，都不厌其烦，喜欢把笔锋触及到这个人们津津乐道但又常常引起那些虚伪的道学家们“口诛笔伐”的“永恒主题”了。

固然，人的“情感”是千姿百态的，人的“性事”也必然是各有千秋的。而要形神兼备地写出人们的“情感”和“性事”，不具有丰富的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的人是做不到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历经多年磨砺的李玉平是具有这种功力的。

这些年来，由于李玉平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因而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长篇小说《心画》和《情画》问世后，立即引起极大的轰动。许多地方出现盗版和热销的景象，用“洛阳纸贵”这4个字来形容并不过分。

现在，《分手》出版了。可以预见到，它也必将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青睐和赞赏。

预视李玉平的更多新作，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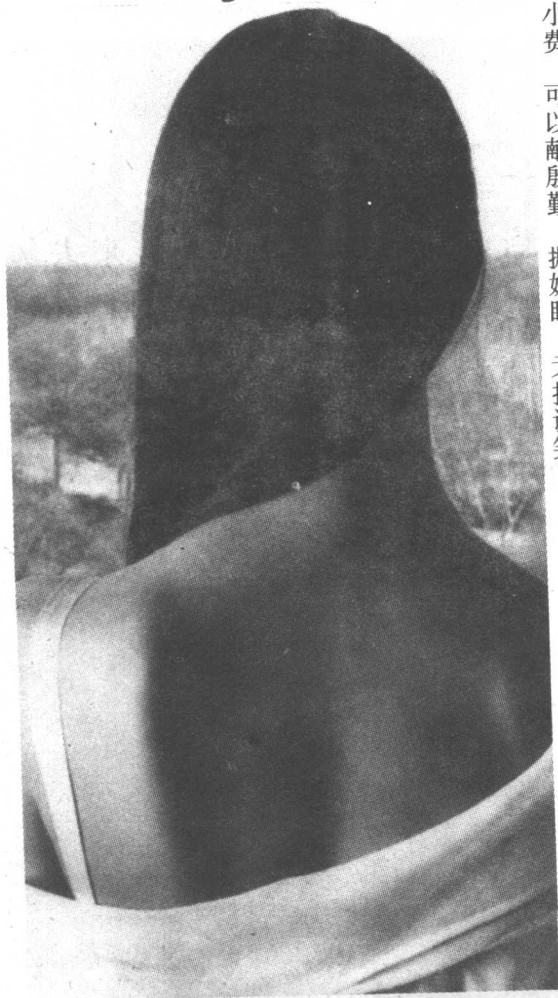
(2003年4月3日下午写于福州)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福州市作协副主席)

街上的行人披着亮光，来去匆匆。各种车灯闪着刺眼的光线四处照射；各种彩色的路灯、招牌灯、广告灯、夜景灯相互交映，渗透着枯燥的黑暗，装饰着苍白的夜空。

我的偶遇

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能像一个小时前
那样和他在包厢里欢谈，可以不要一分钱
小费，可以献殷勤、抛媚眼、无拘调笑。



我的偶遇
002

万种理由

叶文西在这个下着绵绵细雨的夜晚认识了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如同两只翅膀，让他的情感在人生的上空不断飞翔。这两个女子又宛如太阳和月亮，一个对他热烈似火，一个却对他温柔如水。叶文西在这火与水之间沉迷、觉醒……

细雨仍然下在滚烫的城市里，叶文西全然不顾，停留在一个报亭前，一行文字吸引住了他的视线：“今晚美丽卡拉OK厅开业五折大酬宾。”虽然在榕州城里生活了四年，却从未光临过这样的场所。他摸了摸身上仅有的八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他下半月全部的伙食费，心里想：今晚就去体验一下卡拉OK厅里的劲歌狂舞、美酒靓女，明天再去太阳广岛抽血，换点钱来安顿下半月的生活。叶文西好像早已计划好这个阴谋似的伸手拂了几下头发，抖去头发上的细雨，颇有点雄纠纠气昂昂的气势向太阳广岛走去。

008

太阳广岛是榕州城的中心，是最繁华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这里始终都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卡拉OK厅一般在晚上九点才开门，现在还不到八点。叶文西不坐公交车，夏天公交车上开启空调，车票加了一倍，他舍不得花，宁愿徒步，顺便观看夜景。他边观察边想象。叶文西认为一个小说家必须具备两点，其一是小说家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其二是小说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两点，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还不能成为小说家。不，

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小说家，只是还没有被大众所承认。

叶文西走在八一路的人行道上，人多路窄，个个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没有那种能回眸一望的有缘人。在一个店铺门口人山人海，原来是商家在不惜血本大拍卖。叶文西觉得时间尚早，便驻足观看，想观察人们抢购时的模样，揣测他们此时的心态。当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他身上仅有的八十元钱已不翼而飞了。如今的扒手个个都是神偷，据说都是西部来的。叶文西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很迷信，觉得这可能是上苍不让他去卡拉OK厅那种地方消遣。他自己也感到可笑，一个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还没有成名的小说家怎么会想去卡拉OK厅呢？荒诞！叶文西自我贬低一番，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他继续向前走去，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太阳广岛，门面装饰得很辉煌的美丽卡拉OK厅跳入他的眼帘，门口两旁花篮如海，彩球如云。叶文西站在门口徘徊，看着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心中涌起无数说不出的感慨，一时冲动，鼓鼓了勇气，竟然也大步跨入了美丽卡拉OK厅。

卡拉OK厅给叶文西的第一感觉是堂皇富丽。一位穿着旗袍的漂亮的服务小姐走到他跟前，柔和而又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你几位？”

叶文西不敢对这样美丽的小姐无礼，说：“只一位。”

服务小姐好像明白了什么，说：“先生请跟我来。”

叶文西呆板地跟着她走去，然后在一间包厢门口停下，“先生请先进去，我尽快给你安排小姐。”她说完如同一阵风一样飘然而去。

叶文西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毕竟身

上没有一分钱，这显然是一种冒险。这时包厢的门被推开了，服务小姐端着酒、茶、小碟等进来，说：“小姐马上到。”

服务小姐刚出去，一位涂脂抹粉的年轻女子就进来了。她带着微笑，飘着香味，叶文西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位年轻女子就是所谓的小姐了。在娱乐场所被称作小姐的就是为先生们服务的陪喝酒、陪跳舞、陪聊天，行话称作“三陪”的小姐。她笑眯眯地对叶文西笑：“噢，先生，你长得好帅噢。”一说完就坐在了他的身边，一只手也已搭在了他的肩上。叶文西有点肉麻，在这肉麻之中似乎又能体验到某种舒畅感，这种舒畅感很让人迷失方向。叶文西突然记起一个朋友经常讲的一句顺口溜：三陪小姐进门笑眯眯，一坐下来就想吃东西，与你跳舞似夫妻，小费一拿去你妈的屁。叶文西在心中重复这句顺口溜，再看看身边这位在拼命吃东西的小姐，心中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005

小姐问他：“先生，你贵姓？”

叶文西没有回答，却反问：“小姐你贵姓？”

小姐回答：“我姓汪，叫云白。”

“我姓叶，叫文西。”叶文西自我介绍道。

“叶先生，你好像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汪小姐抿着嘴，好像怕猜错。

叶文西心里想：挺利害的女子，怎么就猜得到我是第一次光临这地方呢？他这时才认真看起身边的这位小姐来：她的年纪不到二十五岁，头发是披肩的长发，不知是刚洗过的，还是涂了什么油，又湿又亮，还时不时传来一阵清香。二十多岁的女孩皮肤极好，没有斑点，也没有痘痘，更没有

什么皱纹。她有两个很漂亮的酒窝，牙齿洁白，两颗老虎牙特别大，绯红的双唇如同两片红桔子，好像一接吻就会破掉，胸脯并不是很丰满，然而低领的连衣裙让三分之一的乳房露在外面，还是让人感受到她的性感和开放。叶文西这时是以小说家的目光在汪云白身上进行搜索。汪云白有点不好意思，故作害羞状问：“干嘛这样看人家？”

叶文西这时也有点不好意思，脸上现出一阵潮红，解释说：“我在为你看相。”

“你会看相？”汪云白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有几分惊喜若狂，来了兴趣说，“叶大哥，你帮我看看相，事业呀，爱情呀，命运呀。”汪云白为了与叶文西套近乎，改称“叶先生”为“叶大哥”，这样好像显得更亲近一点。

叶文西迟疑许久。他其实不懂得看相，只是多年来凭创作的经验，可以信口开河说些人间恩怨、人生悲喜、人情冷热。后来他淡淡一笑说：“你很在乎自己的命运？你的事业当然无成啊，你的爱情当然无着落啊，你的命运呢，应该不算太差。”叶文西最后留给汪云白小姐山回峰转一般相信命运安排的话，因为他本人也是极相信命运的，他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包括今晚他身无分文也会鬼使神差般地闯入这里，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包括今晚和这样亮丽的小姐相见也是命中注定。他不知道最后该如何买单、如何付小费，但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把一切都寄托于命中注定吧。

汪云白小姐点点头说：“这是明摆的，像我这样的年纪哪有事业？爱情嘛，本来应该有的，但在这种地方混哪会有真正的爱情？只有虚情。命运，我关心自己的命运，你说什么来着？命运不算太差，什么意思呀？”

叶文西继续信口开河：“你会遇到贵人。”

“这个贵人不是你吧！”汪云白小姐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拿起一听“惠泉”啤酒要与他干杯。一听啤酒只够倒一杯，叶文西不会喝酒，而且一听就是五元钱，也不知该谁付账。他拿起酒杯，只抿了一小口说：“我不会喝酒，但我会说酒话。”

“是吗，叶先生真有意思，那么我们唱一曲吧，然后继续谈我的命运，谈我的贵人，好不好？”汪云白说着拿起麦克风递给叶文西，然后拿遥控器选择歌曲。

叶文西有些难为情，他不会唱歌。他说：“汪小姐，我不会唱歌，我说的会比唱的好听，你信不信？”

汪云白再次咯咯地笑起来，她看了看表，含情脉脉地说：“叶大哥，你如果真的既不会喝酒也不会唱歌，那我陪你跳个舞，然后给我小费，赶快离开这里，这样会节省一些消费。”

叶文西的脸刷一下青了，他身上哪有钱啊！叶文西不好意思地说：“汪小姐，你要小费啊？”

“是啊！你要了小姐，就要付小费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汪小姐，很对不起，你要多少小费？”

“都是一百元。”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签两百元，但是赊帐，我向你保证十天后续款。”叶文西脑筋一动，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天啊！”汪云白几乎叫了起来。

外面的绵绵细雨好像已经停了，一阵阵晚风还夹着残雨飘落在大街小巷。美丽卡拉OK厅门前的霓虹灯闪烁着灯红酒绿的色彩，招揽着红男绿女。夜色已经深沉，夜生活已经进入高潮。这时，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停住她的脚，在认真地审视着美丽卡拉OK厅的招牌。女孩二十岁左右，显得天真浪漫，一头的短发很像男孩子。一件雪白的短袖衬衫套在大红色的背带裤里面，给人活泼、健美和稚趣的感觉。她有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似乎有一层浓密的蓝黑色的雾弥漫在眼眶里，好像一潭黑白相间的圣水活动着一颗透明的珍珠，惹人喜欢。她那如汉白玉雕成的纯洁而又神奇的鼻梁，仿佛是落在她双眼间的一只白蝴蝶。在这只白蝴蝶下有两片薄唇，湿润而红艳，它正保护着两排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好像她每说一句话，都会吐出一阵芳香，陶醉万人。她背着一个紫色的挎包，手里却拿着一个话筒，两条黑色的电线正从话筒的底部伸进她的挎包里去。

这女孩是榕州电台的记者，是榕州城有名的“城市午夜情感交流亭”的节目主持人吴玉苗。人们只要说起吴玉苗，就会联想到“午夜情感交流亭”这个栏目。她很受少男少女的喜爱，同时也受到中年男女的青睐。她主持的“午夜情感交流亭”不但有真实感，而且富有浪漫氛围，既可以为你交友搭线，也可以为你传递恋情，同时还可以为你解答情感苦

衷，参谋情感苦旅，“午夜情感交流亭”就因此而闻名。主持人吴玉苗自然也成为大众情感的偶像，但大多数人只闻其声，不见其貌，即使她走到街头，也不会有人认识她。她极少出去现场采访，这个任务大都是由专门记者干的，她只负责播音，接听听众来电，然后进行交流，今晚她来现场，纯属偶然。

吴玉苗亭亭玉立在那里，五彩缤纷的灯光泻在她的身上，使她如同沐浴在流动的水晶光里，显得光彩照人。她凝眸沉思，心里揣测着是否进去，落在她双眼间的一只白蝴蝶正犹豫着，美丽卡拉OK厅里传出一阵骚动，女子的笑声嗲声和男人的骂声起哄声传了出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吴玉苗似乎嗅到了某种信息，她的职业习惯告诉她，在这种地方传出的故事和新闻一定都带有情感色彩或桃色元素。于是她移动轻盈的脚步，拾级而上，走进了美丽卡拉OK厅的大厅。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画面上是一个半裸的女郎躺在五线谱上，每个音符像会飞的鸟儿停泊在女郎的身上，这是一幅现实和抽象相结合的油画，令人浮想联翩。玉苗的嘴角自然地流露出几丝笑纹，一直向传来骚动的地方走去。

吴玉苗是光临过卡拉OK厅的，她虽不会跳舞，但唱歌还算可以，特别是流行歌曲。当然，她更喜欢明清时代的词，她知道在卡拉OK厅里发生的冲突，不是因小姐们争风吃醋，就是由于先生们撒酒疯。她如同鹤立鸡群般溶入人群中，见一间包厢小门敞开着，茶几上一片狼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与一位不算年轻但挺标致的男子僵持在那儿，男子有几分害怕且满面通红，好像做错了什么。许多人在议论

着，说这位先生不付小费，也有人说是对小姐非礼，闲人说闲话，真相还沉在大海深处。那小姐倒是非常镇静，面对众多先生女士面不改色心不跳，一看就知道是职业女郎。但从她的外表和表情上猜测，她还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辣妹子，从头到脚看过去还算是比较文静。

原来，这僵持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就是叶文西和汪云白。叶文西并没有非礼汪云白，也没有说不付小费，汪云白也没有说叶文西对她无礼，更没有说叶文西耍无赖不想付小费，她只是大声尖叫，引来了众多看客，叶文西不知所措。这时，汪云白抿动她的小嘴，轻风细雨般地说着：“没什么事，大家看什么热闹呀！”

恰恰在这个时候，美丽卡拉OK厅老板过来了。这位老板很年轻，不到三十岁，但已经是大腹便便了。他红着脸，想必已经喝了不少酒。他听众多客人说有一位先生对小姐非礼还不给小费，心里想，开业第一天就遇上这种无赖，一定要亲自去修理修理这位先生，为美丽卡拉OK厅夺回面子，否则日后随便什么人进来都可以胡来，那还得了。年轻老板掰开人群，以主人的身份盛气凌人地说着：“怎么了？怎么了？谁在这儿捣蛋？”

这时，围观的人才害怕发生意外，一些和气的人说：“没事没事。”也有人说：“一些小事，一些小事。”

年轻老板已经来到包厢，见叶文西非常尴尬地站在那里，觉得这位有点斯文但又似乎没什么身份的男人，不像一个无赖，也不像是地痞流氓之类，于是不断往上升的怒气便消了几分。他再看看小姐，觉得没什么难为情，也不像被人非礼过而拿不到小费的样子。